



80

张志松

屈指算来,到上海打工已经8年了。

没去之前,我在家乡的一家私人厂里上班,工资不多,实行的是计件制,上班很自由,多干多拿,少干就少拿,每天工作8小时,一天工作五个小时也有,从没加过班。如果不是老同学突然光临,我沒想过去上海打工。

老同学在上海开了一家机电设备公司,不知道他从哪里打听到我的地址,开着车从上海直接到了我家。我和他有20多年没联系了,乍一看根本认不出来,直到对方报出姓名,我才恍然大悟,原来是我初中三年级时的同学。我准备盛情款待老同学,没想到老同学说:“款待就不必了,我还要赶回上海。这次来,就是想跟你商量个事,我在上海开了一家公司,缺个人手,你想不想去?”

上海是繁华的大都市,但我没去过,有点神往,可我不知道去上海能做什么,便吞吞吐吐地对老同学说:“这事要跟家人商量,还有,怕工作做不好,给你丢脸。”老同学拍了拍我的肩膀,笑着说:“放心好了,你一定能胜任工作,具体做什么,我会安排的。你考虑好了给我答复,我在这里就不多留了。”说着,掏出一张名片给我,我一看,头衔是机电设备公司的总经理。

秋天辞

王法艇

沉浮在清溪里的桑叶
沉静叙述
波光窥探的街角
一笼馥郁
以风的名义,找到秋天的切口
阡陌纵横,黄金溢彩
在秋天的丰韵里
蟋蟀激越,涂抹不尽颜料
像露水闪光,无法辨认
远山影黛,江青月白
当空舞动的彩练
是秋天发给人间的彩信
漫天弥散的秋声渐入叶脉
瓦舍酒肆尚有温情
斟酒的人散漫于灯影
月明星稀,鸟雀仆仆风尘
沿着蒹葭致敬的方向,南飞
白露为霜
打湿青衫的那一念
在苍阔的泉水之屿
风裁秋锦,帆阅素信

暮然

我理发后回到家,父亲正在翻看旧照片,一张发黄的照片引起我的注意。照片上,那蓝天白云、大海沙滩、我拎着瓶子在海滩上玩的多开心!充满稚气的小脑袋看上去蛮精神的,记得那时候父亲刚给我理了发。

父亲是从事美术工作的,凡是与“美”有关的事他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与追求!听妈妈说,小时候我奇丑无比,歪瓜裂枣般的容貌加上稀松无光的头发,让当年帅气的父亲很不“满意”,他极力用后天的修饰掩盖我先天的不足。从我出生后第一次理发开始,父亲就执意亲自操刀,毫无经验的他一次又一次地摸索着追求我的完美。

在上海打工的日子

父亲强烈反对:“谁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?最好别去,在家里上班不好吗?”母亲支持我去,说:“年轻人就应该出去见见世面闯荡闯荡。”母亲说这话的时候,我已经40多岁了,可她还是把我当作年轻人看。因为母亲在家里有话语权,父亲只得让步。

之后我给老同学打电话,说这两天就去上海。老同学让坐兴化钓鱼镇开往上海的大巴,到目的地他会开车来接我。经过五六个小时的长途行驶,傍晚时分终于到了目的地,刚下车,就见老同学开着车来了。接回后,给我安排了一间离公司10多米的简易宿舍,不大,就只有我一个人,大概是临时腾出来的,宿舍里还散发着一股重重的霉味。

吃过晚饭,我到公司参观:不大的厂房灯火通明,十多台油污的设备排列着,有数控机床、有镗床……每个机床前都有人紧张工作,看看手表,已经快8点了。“天天加班吗?”我问。老同学说:“当然每天都加班,遇到紧急要货,加班到10点多是常有的事。”我心里咯噔一下,每天都加班到深夜,谁还吃得消呀?

第二天,我被安排到一处摇臂钻床前给圆铁块中间打孔,我哪里碰过摇臂钻床,看着各种仪器开关,头不由得大了,老同学一遍又一遍地示范,我还是不得要领,紧张,手心里都出了汗。慢慢地我学会了,但干活得并不利落,还经常遇到各种问题,所幸有同

事帮忙……站了半天,我的腿酸了,胳膊也酸了,熬到中午,本以为午饭后会有时间午睡,但却只有10来分钟休息。一想到离下班还有8小时,不由得暗暗叫苦:这一天下来还不把我累死呀!慢慢的,站在摇臂床前打孔的我,眼皮开始打架,头也无力地垂了下来,双手却在机械地操作着臂杆,我努力地睁开眼睛,可瞌睡虫还是又一次侵袭了我,我的头重重地磕在臂杆上,头上鼓出了一个鸽蛋大的泡,可我不敢在老同学面前说,只好忍着疼痛。瞌睡虫继续一次又一次地袭来,我只好把机器关掉,跑到厂门外的一处水龙头,朝脸上泼自来水,脑子这才有点清醒过来……想想,这时候在老同学上班的我,还在家午睡呢。

返回摇臂钻床前继续打孔,我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,可还是不行,使劲拧自己的胳膊,也不行,这样下去,还怎么打工呀!我多渴望来一场午睡呀,哪怕10分钟也行,可现实不允许。我有点后悔不该来上海打工,可已经来了,再带着被褥灰溜溜地回去,怎么见人?硬撑着过了一个多小时,我好像有点麻木了,不属于自己了。只是机械地重复着一个又一个动作,按键,关臂,捡铁……眼神也迷离起来,看到的景物都是模模糊糊的,我就这样硬撑着,一直硬撑着……直到有人喊去吃晚饭,我这才回过神来。吃过晚饭,又是简短地休息10来分钟。继续上班,但不像中午打瞌睡那么严重

了,可一双腿却酸疼得连坐下来都有点困难,如果这时候在老家,我正在邻居家里逍遥自在地打扑克呢。终于到了8点下班时间,疲惫不堪地回到宿舍,我准备洗脸洗脚,可一倒在床上,怎么也爬不起来,没多久,竟然呼呼地睡着了。第二天醒来,看着窗外天色大亮,马上就要上班,心里有点恐惧,可你还必须得去,想退回去是不可能的,只有迎难而上。

如此坚持了一个多月,每天在岗最少12小时,最长的一天有15个小时,只休息了一天。听同事说,他们有时候连续两个月都没有休息过一天,有不少新来的,因为吃不了苦很快就离开了。有一次,公司招了8位新人,全都吃不了苦辞职走人,每年都像走马灯似的,走了不少人,又招了不少人。在我打工的8年时间里,真正坚持下来的只有两个,一个是数控师傅,姓郭,河南的,从公司创立初期就在这里打工的,现在算得上是半个工程师;另一个姓陈,安徽的,什么线切割、镗床、铣床……什么都会,是公司里的技术骨干,有辛苦的付出,也有丰硕的收获,8年间,除了待遇提高外,工作环境也有了很大改善,自己也掌握了不少技能,每年节假日,公司还会发各种福利……

想在大上海发展站稳脚跟或者打工,你就得适应上海工作压力大、竞争强烈、节奏快的生活。不错,上海是个繁华的大都市,每个人都想去上海淘金,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适应。

沈俊峰

许多人喜欢在植物世界里对应自己的影子,松树、白桦、水杉、银杏、芒果、石榴……甚至一棵野草。它们表达了对应者的精神品格、情感和隐秘的内心世界。一棵植物,成为一个人的心性表达。

诗人张庆和最真实的影子,应该是他笔下的那一棵酸枣树。1993年,张庆和创作了散文《峭壁上那棵酸枣树》:“那是我亲眼看见的,那一年秋天,于不知不觉中,它竟结出一粒小小的酸枣。是的,只有一粒,而且小的几乎为人们所不见。那酸枣是春光秋色日月星辰的馈赠,是一片浓缩的丹霞云霓。亮亮的,红红的,像玛瑙,像珍珠,像一团燃烧的火焰,像那万仞峭壁的灵魂。”

峭壁上的那棵酸枣树,自有它向死而生的勇气和精神。

“那是一棵怎样的树呵!它高不足尺,阔不盈怀;干细枝弱,叶疏花迟……然而,酸枣树并没有被征服,它不低头,它不让步,于数不尽的反击和怒号中,炼就了一身铮铮铁骨,凝聚了一腔朗朗硬气。”

1969年初,几经周折,不到20岁的张庆和成为解放军空军的一名高射炮兵。由于文化水平低,他很想读点书,可那时的部队里很难找到书。有一次,他去炊事班帮厨,在一堆即将被填进锅灶的乱草堆里发现了一本破旧不堪的书——《诗词格律解释》。他没舍得烧,拿了回去,闲暇时悄悄翻看。谁知一看就上了瘾,几乎把书中引用的古诗词都背了下来。他还想再看点别的书,就给他的小学老师,时下正在兰州军区司令部当秘书的郭泗秀写信。郭老师给他寄了一本《青春之歌》,并且嘱咐,书不用寄回,但要保存好,如想看别的书,以后再寄……

不断学习进取,张庆和终于成长为一名作家。如果说书改变了张庆的命运,不如说是一颗不倦追求的心改变了命运。

作为那棵酸枣树的化身,爱情也是最坚强的支撑。

2017年9月,张庆和与老伴刘伟应邀做客山东电视台,讲述了两人“三年写恋爱、九年牛郎织女生活”的情感历程。张庆和朗诵了他感人至深的《一封家书》,动情处,两人潸然落泪,紧紧相拥。那是一段有时代特色的恋爱。他在荒无人烟的青海高原守卫核基地,她在北京盼星星盼月亮地等待他童话般出现在面前。从第一次探亲见到她,到第二次再见面,中间隔了两年半。北京、青海,几千里的遥远,寄一封信要一个星期。他们约定每周给对方写一封信。信成了他们恋爱过程的全部。两个人收获了爱情,也收获了一大摞信。

在那些如落叶一般飘逝的漫长日子里,张庆和的心灵承受了什么样的淬火与新生呢?写信,让他喜欢上了写诗。

《峭壁上那棵酸枣树》发表近30年了,“转眼远离故乡30年,我再也没有见到过那棵酸枣树。”如今,又是近30年过去,想必庆和兄还是没有见过那棵酸枣树吧?但是,那棵酸枣树一直都在,在他身边,在他心里,也在读者心里。

秘境鸟迹

郭宗忠

初夏清晨最宜于观鸟。

特别是在秘境里,金盏菊、紫菀花、打碗花随处可见;各种鸟此起彼伏,歌赋咏唱,犹如短号长笛。

柳树上的柳莺,芦苇荡中的苇莺,高大杨树里的斑鸠,低灌木丛下的小黄雀,奕树林里的黄鹂,站在枫杨树顶的云雀,在桑树里贪食的白头翁……它们的叫声远近高低,圆润饱满还是悠长短促,在大自然交响乐的演奏里风格迥异却是最美的和声。

在自己喜欢的地方安逸地享受大自然带来的情趣,不争名逐利,溪水的安静,树荫的庇护,鸟鸣时至,让夏至草浑忘我,独自成为了自己。

许多人羡慕鸟,其实鸟有鸟的快乐,鸟也有鸟的忧虑。

循着声音去看时,是一群灰喜鹊与一只硕大的乌鸦在“战斗”。

这里一直是灰喜鹊的阵地,突然闯入的乌鸦,让灰喜鹊感到了不快与威胁。它们集合家族所有力量,烽火传递一样,也让远处的灰喜鹊加入这卫家守土的阵营里。

乌鸦凭借凶猛的力量独战群鸟,群鸟众志一心志在必得。它们在树间拉锯战似的,你来我往,互不相让。

灰喜鹊尖声戾叫在阵势上压倒对方,它们越大叫,越说明它们身单力微;而乌鸦不吱一声,俯冲下来,冲散了鸟群……

战斗持续,我无心恋战。我走上秘境高台看看掩映在柳树里的湖水,然后去火炬树林这秘境中的秘境,忘了鸟儿争斗的事。

火炬树林里,你又会安心听到柳莺流水一样的声音。柳莺依水而居,它们的噪音也被水洗的清亮透明,婉约柔美。你会被这声音吸引,随着它们的叫声行云流水,心畅然自在,意游刃有余。

接着你会被云雀的叫声迷住,它们飞在高天上,一声一声提升的音调,仿佛一点点提高着音高,也让你的心身轻盈,仿佛要忘情在云里。

坐在秘境里,你看那草地里,不时飞出一对灰椋鸟,又飞起一对麻雀,它们在秘境里相约相会;一对喜鹊喜结了连理,在大杨树上筑好了巢,你再次走过树下时,小喜鹊已经孵出,嫩绿的叫声,让你爱上了这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日子。

人有时候会突然发现并明白,这小小的秘境,是一个人要在尘世洗净心灵的安心之所,心灵皈依。

梦想能实现吗?

你走进秘境时,这一生已经有了安心安身之地。人世有纷争,鸟界也不会常安宁,只有放下那些外在的得与失,听到自己内心的泉水和心灵的鸟声,才让秘境永存心里。

我也不告诉你秘境在那里,我说了,有了人迹,秘境就不再是秘境,也不是我的秘境,也不会是你期盼的秘境的好奇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境,你不必跋山涉水,不用看旅游手册,不用羡慕别人,感觉只有走到远处才有秘境;其实,你不用走远,静下心来,学会观察和欣赏,细心倾听与热爱,你的楼前房后,你身边的公园,一处小树林,一条小溪,一小块菜地,一棵野杏花树下,一小块沙地,只要倾注了你的呵护与珍惜,都会成为你自己的秘境,都会寻找自己的鸟迹。

秘境不远,在心;鸟声处处,无迹。



向右看齐 刘沫晖 摄

父亲的理发推子

到了上小学的时候,父亲赶在开学的前一天给我理发,毕竟是第一次迈进校门,父亲剪得特别认真,可越认真就越急躁,于是修修补补,头发越弄越短。第二天到了学校,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,我的头发成为全班人的笑料,头发太短几乎成了秃瓢,我伤心地趴在课桌上哭了,都不好意思抬头!

那年暑假,父亲买了本美发的书,那本书印刷精美,价格不菲,我再一次成了他的试验品,父亲给我剪了一个当时很流行

的时尚运动头!这次我们都感觉很称心。父亲也为自己的成果感到欣慰,于是带我去海边游玩。在海滩上,我拾贝壳,堆沙堆捉小鱼,然后用吃罐头剩下的玻璃瓶装上水、放进去。看它们在瓶子里游动,父亲趁我不注意照下了这张照片!太阳西斜,金橙橙略带绯红的光芒散落在海滩上,变成金沙滩。赤足在暖暖的沙滩上,蔚蓝的天空中几抹青云如飞舞的纱巾。潮起潮落,海水冲刷着我刚刚留下的

时尚运动头!这次我们都感觉很称心。父亲也为自己的成果感到欣慰,于是带我去海边游玩。在海滩上,我拾贝壳,堆沙堆捉小鱼,然后用吃罐头剩下的玻璃瓶装上水、放进去。看它们在瓶子里游动,父亲趁我不注意照下了这张照片!太阳西斜,金橙橙略带绯红的光芒散落在海滩上,变成金沙滩。赤足在暖暖的沙滩上,蔚蓝的天空中几抹青云如飞舞的纱巾。潮起潮落,海水冲刷着我刚刚留下的

时尚运动头!这次我们都感觉很称心。父亲也为自己的成果感到欣慰,于是带我去海边游玩。在海滩上,我拾贝壳,堆沙堆